

锦
片
前
程

(晋) 新登字 2 号

新 斩 鬼 传

张恨水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875 字数: 115 千字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朝阳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5000 册

*

ISBN 7-5378-0802-3
I·780 定价: 7.00 元

锦片前程

第一回	白发婆娑煨炉温旧梦	红颜憔悴踏雪访情人	1
第二回	失约走萧街无心获稿	传音疑旧侣泄恨焚书	11
第三回	不料重逢缠绵坠情网	且当永别慷慨酌离斟	21
第四回	倩妹引情丝赠袍仪厚	背人飞爱箭报国心闲	31
第五回	争民族光会心发微笑	为婚姻死抚掌作孤鸣	43
第六回	手足两参商挟衣佯遁	家庭一牢狱投笔终逃	55

第一回 白发婆婆煨炉温旧梦 红颜憔悴踏雪访情人

一个寒冬的夜里，在旧京城中，胡同里一切声音都已停止，只有像老虎怒吼般的西北风，刮着电线噓噓作响，胡同北头，矮墙里有一幢半西式的小楼，由玻璃窗中射出一线灯光来，这虽然夜深凄凉，楼上人兀自未睡呢。这楼上有一老一少，共坐灯前，在那里说闲话，老的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太，两鬓的头发，已经都带着一分苍白色，带了一副大框眼镜，坐在电灯下一把安乐椅上，手上拿着一件短棉袄，在那里缝补。在老太太对面，有一个铁炉子，火热正旺，将炉子上放的一铜铫子水，烧得咕噜作响不已。炉子边也有一把安乐椅子，上面坐着一个少女，约莫有十八九岁，她半侧了身子坐着，手上虽是拿了一本小說，然而手垂到膝上，懒懒的样子并不要看，头靠在椅子背上，微微的闭着眼睛，像个要睡的样子。那老太太抬头看了她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宝珠，你若是倦了，你就先去睡吧，我不要你陪。”宝珠突然将身子向上一挺，板着脸道：“你不要管我的事。”说毕，拿起那本书，映着灯光看。老太太不缝衣服了，两手按住了膝盖，望着宝珠，露出很诚恳的样子来，因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难道白天生的气还没有消吗？”宝珠依然偏着脸去看她手上的书，并不理会这老太太的话。老太太将针线收了，衣服叠了，放到衣橱里去，将桌上放着的一壶茶，斟上一杯，坐了下来，眼望着那腾腾的热气出了一会神，然后叹了一口气。

气。

宝珠眼珠斜对她看了一眼，依然侧过头去看书，老太太喝了一口茶，将杯子放下，将椅子拖着靠近了炉子一点，望了宝珠道：“今天你睡不着，我也睡不着，我把心事和你谈一谈。”说到这里，又望了宝珠的面孔，看她有什么表示。然后她依旧侧了身子看书。老太太道：“我也知道你这几天这样不是，那样不是，都是为了婚姻这桩事情。像我在你们这大年纪的时候，提到婆婆家，真会脸都臊破了，还敢提什么？赶上现在年月不同，大家都说个自由，这也难怪你一个人。可是这样终身大事，总要仔细想想，不能够由性儿办啦。你说方家那孩子，是个作生意买卖的，你不能嫁他，照我看起来，你这话就错了。这年头儿，作官的最是靠不住，今天做总司令，做总指挥，到了明天，说不定还是一品大百姓。就算干上一辈子吧，人有了钱，就会作怪。别人不说，就说你父亲，作了芝麻大一个文官，娶了你那死去的娘，再讨我作第二房，当年我也是好人家的姑娘，若是不贪图你老子是个作官的，一夫一妻，嫁个生意买卖人，吃一饱，穿一身，也就完了。嫁了你的父亲，乍进门的时候，先就受了你大娘一顿教训，当着许多亲戚朋友，也不管我面子上下得来下不来，先给她磕三个头，分个大小之礼。那个时候，我手上没带刀子，我要是带了刀子的话，我自己会一抹脖子死了。所幸你父亲还知道我受着一份委屈，我要什么就给什么，真是要月亮不敢给星星。可是你大娘在一边直挑眼，不说别的，我只要和你父亲有一个笑脸，就给她骂三天三宿。我除了半夜里，自家躲着哭一场，什么话也不敢说。后来添了你两个哥哥，你大娘自己没开过怀，算是让了我一步，我

看着也有点出头的日子了，可是你父亲还觉得受罪不够，又讨了你的娘。你娘的脾气暴极了，哪能像我这样好说话？你大娘说她一句，她倒要顶两三句。那也罢了，两人说起话来，还要带上我一个，我是两头受气。后来你父亲死了，你娘年轻，一拍腿走了，你只有三岁，你大娘说你是姨太太养的，恨不得把你也丢了，我不带着你怎么办？我就常对人说，为人莫作姨太太，自己出不了头倒也罢了，连自己的儿女，也是跟着不能出头。”宝珠掉过脸来道：“牛头不对马嘴，你说上这些话作什么？”说毕，依然掉过脸去看书。老太太道：“我说这话，是有原因的呀！作官的人家，随便怎样，总免不了三妻四妾那一件事，无论你是为正也罢，为副也吧，反正是你嫉妒着我，我嫉妒着你，谁也不能让过谁一步，家庭总是不和的。哪有嫁为人家一夫一妻，吃口粗茶淡饭的快活呢？再说我们这样的人家，凭空白事也闹什么离婚，说出去了也叫人家笑话。你嫌方家那孩子作买卖，那也没有怎么难办，我们托人给他们提一声儿，让那孩子进学堂去读书也就是了。人家说你是姨太太肚子里出来的，反正好不了，你别替你娘挣气，也该替我挣一口气。我也是个姨太太，三岁把你带大，可没教过你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你两个哥哥不愿你和方家离婚，也是憋住了这口气！……”

宝珠突然站起身来，将手上的书本向椅子上一掷，转身就走了。她虽没有说出一句什么，只在她突然一转身之间，衣襟摆拂着椅子腿卜卜作响，这也可以知道她怒不可遏了。老太太望了她的后影，不免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，将椅子拖着靠近了炉子，仰头望着墙上悬的一架相片，便只管出神，仿佛之间，自己还是二十岁的青春少妇。椅子边一个茶

几，茶几上果盘里，放着一大盘蜜柑。自己是赶了钱太太的宴会回来，喝过了两杯烧酒，嗓子有些干渴，脸上也有些热烘烘的。因此在果盘里取过两个蜜柑，面对着炉子，慢慢的剥着吃。门帘子一掀，她的丈夫邵振纲进来了。他虽然是个四十以上的人，然而衣服穿得很整齐，看去还是三十来岁。他笑嘻嘻的走上前，握了她一只手笑问道：“梅卿，你还没有睡吗？”她不作声。在这时，一个老妈子进来，邵振纲便问道：

“二太太好像又生了气，那个人说了什么吗？”二太太站起来道：“你不要用这些话来哄我了，老实对你说：“我听到二太太这个‘二’字，我心里就不痛快！”邵振纲笑道：

“梅卿，你受点委屈吧，等我的差事混好了一点，我就分开来住，你要底下人怎么称呼你，就怎样称呼你，你看好不好呢？”二太太望了他，有一句话还没有问了出来，只听到大太太在她屋子里叫了起来道：“一回家来，什么事也不问，就溜到人家屋里去了，真是不要脸！”絮絮叨叨的，那话越骂越多，最后就骂出了房门口。邵振纲因她的话太啰唆，便回了两句嘴。这位邵太太更是不让人，一直骂到这房门口来。也不知道她手上拿了什么东西，照定了邵振纲头上就是一下子，只听到“拍”的一声，砸得脑浆四溅。二太太不免大吃一惊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一场恶梦。这一声响，却是铁炉子里，爆裂了一块硬煤。二太太对着一盏电灯出了一会神，电灯斜对过正悬了一面大镜子，向着镜子里一看，自己一把白头发，分披到两边脸上。脸上的皱纹，横的长，纵的短，哪里有一点美丽之色。刚才这一场梦，已是二十年前的事。这样柔情如水的日月，应该让儿女们过去，不是老太太的事了。呆着出了一会神之后，情不自禁的叹了一口气，心里想

着，这位姑娘，虽不是我自己生养的，然而自小将她抚养大了，平常是很相亲爱的，如今看她离婚，去另找情人，前途如何，很是难说。现时在外面读书的青年，家里虽有妻室，但是要欺骗别个女子，总说是没有结婚，等到人家嫁过去了，生米做成了熟饭，才说家里有老婆，结果最爱的情人，反让她做了姨太太。自己是做了一辈子姨太太，不曾出头，而今不能眼睁睁让女儿去上那个当了。刚才她一怒而去，不知道她回房去睡了没有？这样想着，不觉起身走向宝珠屋子里来，这个姑娘虽然已是高中的学生，知识也不浅了，然而她究竟是个姑娘，胆子非常的小。所以二太太把她住到楼上隔壁一间屋子里来，关于起居饮食，也好有个照应。

这时二太太轻轻走到宝珠屋子里去，看她怎么样了，只见她和衣侧着身子躺在床上，斜扯着被服，盖了大半截身子，头发蓬蓬的，乱散在枕头上。她身子一动也不动，究竟是醒的还是睡着的，并不知道，因悄悄的移着脚步，走到床面前，俯了身子问道：“宝珠，你睡着了没有？这样冷的天，就这样糊糊涂涂的躺着，要小心别受了冻。”二太太如此说着，宝珠的身子动也不动。二太太走向前，将被掀到一边，看了她身上，依然还穿着一件驼绒袍子，便伸手慢慢的给她解着纽扣，由底襟上那个纽扣子向上解，解到了腋下，宝珠忽然将身子一扭，用手一拨道：“不要管我的事。”她说，脸依然朝着里，闭了眼睛，不曾睁开。二太太道：“原来你还没有睡着，你这是何苦？就是和人生气，也犯不上糟踏自己的身体呀！”宝珠还是闭了眼睛，侧身睡着不动。二太太站在床面前，不免发了呆，一个人自言自语的道，“现在这样憋住一口气，只管和我为难，有一天病倒在

床上了，娘呀妈呀的乱叫，要茶要水又全是我的事，孩子，我没有把你当不是亲生儿女看待呀！”宝珠突然坐了起来，皱着眉道：“您尽管唠叨些什么，我这么大人了，难道我要睡觉，自己还不会脱衣服？你只管走，我还要看几页书才睡呢。”

说着话，她就用手向二太太虚推了一推，催着她出房去。二太太道：“你看书，我不能拦住你。可是今天夜深了，天气又很冷，你不会明天早点儿起来再看吗？”宝珠道：“你走吧，别管我了。我在床上躺着，慢慢的看，就看着书睡着了。”二太太望了她一望，知道她脾气很执拗的，既是一再说要看书，纵然逼她睡下，她也是会再起来的，只好向她叹了一口气，出房去了。宝珠等母亲一走，赶快把房门关上，然后在床底下拖出一只藤箱子来，在身上掏出钥匙，将箱子开了，在叠的衣服里面，拿出一个小木盒子来，再打开小木盒子，现出里面塞满了的信封，她拿起面上几封信，看了一眼背面批的号头，将最后的一个号头抽出信纸来，坐在床沿上，就了灯光重新展读起来，那信写的是：

我最亲爱的宝妹鉴：昨晚由电影院里回来，对着一盏孤灯，真是百感交集，一时想到银幕上的情人和并肩而坐的我俩是多么甜蜜！一时又想妹的环境，觉得我俩的甜蜜程度也不过如此而已。我们相会多了，将来这种甜蜜的回忆，也许是促成自杀的原因之一。想到这里，我取出了你的相片，吻了无数次，叫了无数次的妹妹，然后紧紧搂抱在怀中。

他又接着把信续读下去，那信说：

我想这个时候，大概你也是孤灯独对，但不知有什么感觉没有？我不怕冒犯了你，对你说一句实话，这晚上，我就把你的相片放在我的被里呢。这种举动，或者有点不对，然而你要原谅我，我绝对没有一点亵渎你的心思，只是爱你爱到了极点，爱到了无可表示的那一点，所以我才这样的亲近着你，以求我魂梦中的安慰。由此你也可以知道我要为你牺牲而来奋斗的话，决不是假的，也必要如此，奋斗才有意义呀！哈哈，明天又是星期，我又要万分无聊的在公寓里消磨一天，不知道你可能一早就到我这里来，和我共度这无聊的难关？不过，你的行动，近来益发的不自由，假使有什么困难，不来也罢。因为我期待着将来美满的结果，不愿在这个时候，种下许多恶因呀！祝你健康！

你的心上人祝长青吻上

宝珠拿了这封信，再三的看，中间有几句话，简直让她看一眼，心里就酥麻一阵，自己一个人微笑了一笑，于是又把其他的信封拿在手上，随看了一看，然后将信放到小箱子里去，关闭了箱盖，又锁上了，依然送到床底下来，自己抬手一看手表，已是深夜两点钟，窗子外面的风声，算是停止了，隔了壁子，却听到有一种微微的鼾呼声送入耳鼓，分明是大家都睡静了，自己一人还徘徊些什么，睡吧，在一人低头想着心事之间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不知不觉的脱下了衣服，

倒在床上睡了。

一觉醒来，屋子里还是黑的。亮了灯连忙在枕头下面掏出手表来看了一看，原来还只有四点钟，冬夜去天亮还早，自己心里记挂着早起去看祝长青，不料没到天亮就醒了，真是用心过度了。灭了电灯，再侧着身子向里面睡。这次睡得很安适，料着七点半钟醒来，八点半钟出门，还可以睡三个钟头。不要像刚才那样，头一着枕又醒过来。及至二次醒时，屋子里电灯还是亮的，一想当然是早，将手表一看，却是九点多钟。先还有些不自信，将表放在耳朵边，听了听，那表里的机件，可不是嘎轧嘎轧响着吗？再听听屋子外面，家里人都有了说话声，起来的人已是不少了，连忙由床上向下一跳，找了长衣向身上披着，走到窗子边，掀开一角窗纱，隔了玻璃向外一看，呀，天地一片白色，空中雪花飞舞，很是紧密，近处万点银光，纠纷着一团，远处混混濛濛，一层很浓的烟雾，人家楼阁，都在隐约之中，阿呀，怎么会有这样大的雪？原来预定了今天清早去看人的。这大雪天是没法子向家人说谎，有事要出去的了。回头一看屋子里的铁炉子，烧得红光呼呼作响，也不知道女仆们什么时候进来添的火，自己睡得太熟了。假使一早起来，不让母亲哥哥知道，冒着雪也就出去了。如今，是不行了了。于是，一面叫老妈子打水，皱了眉毛将头发蓬乱着，披了两绺到脸上来，一面披着衣服扣纽扣，一面走到二太太屋子里来。二太太见她脸上憔悴不堪，头微偏着垂到肩上，因道：“你怎么样了？昨晚上缺了觉，没有睡得好吗？”宝珠抬起一只手来，捏了个小拳头，在额角上捶了几下，摇摇头道：“不是没睡好，没睡好，能这个时候才起来吗？我脑袋有点

发昏，手心里也有一点发烧，妈，我到医院里瞧瞧去吧。”二太太望看她道：“怎么上医院去？外头多么大的雪，那真会把小病弄成大病了。”宝珠道：“下雪的天不瞧病，假使这天有人要死，都只好不救了？”说毕，也不待二太太说第二句，即刻扭转身回房了，自己匆匆的漱洗已毕，连茶也不要喝一口，就隔了屋子，大声向二太太说：“我瞧病去了。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下楼，二太太还在后面追着出来说：“让李二替你雇好一辆有蓬子的车，你再走也不迟呀！”宝珠哪里听见，走到院子里，顶头遇见大哥邵恪忱，自己先将大衣的皮领子向上拥了一拥，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将脚步更一步缓似一步的向外走着。恪忱道：“怎么着，你不舒服吗？”宝珠点头道：“我就到胡同外面医院里去瞧瞧。”她口里答复着哥哥，脚步并不停止，已经由院子里走向门口来了。走到大门口，只见胡同里的积雪，如铺着一条大厚絮一般，只是路中间，让车子拖了几道上尺深的车辙和一些脚印，由胡同南端向北端一看，哪里有一辆人力车子，静悄悄的只是在长空里纷舞着雪花而已。把大衣自己紧紧的抄着，人向雪中一跳，两只皮鞋都埋入雪中不见了，这也不去管，回头一看，家中并没有人追出来拦阻，放开脚步踏着雪，就向胡同外面走。那雪花由空中飞舞着，向人衣领子里乱钻，令人一阵阵的凉气透胸，鼻子眼里，向外透着热气，自己都看得清楚，这空气里的温度，正是低极了。自己放开大步，在雪里走上了大街，先在店铺屋檐下站着，将身上的雪花一齐扑了下去，然后等着一辆人力车子过来，给了重价，坐到她情人所在的安乐公寓来。到了公寓门口，下了车子，自己觉得脸上如凉铁一般，手掏钱给车夫时，十个手指都僵直着不

第 一 回

能伸动了。不过到了这里，自己精神上得了一种极大的安慰，也就不怕冷了，心想让祝长青看到，也可以表示我的诚意，他当然要极力安慰我一番的，她正如此想着，可是公寓里的伙计，这个时候迎出来了，一见她，先道：“你是来会祝先生的吗？他不在家，一早出去了。”宝珠听了这话，实在大为扫兴，站在门口，不免发了呆，把冷也忘记了。

第二回

失约走萧街无心获稿

传音疑旧侣泄恨焚书

当宝珠这样发呆的时候，公寓里的伙计，样子很荒张的，东瞧西望，又向她陪着笑脸道：“大雪的天，祝先生出去了，也不会远的，等他回来，我给你告诉一声吧。你的车，还在外面等着呢？”宝珠不听这话还罢了，听了这话，更是疑心，便向伙计睁了眼道：“这个地方，难道还不让我站一会子吗？我不走，你怎么样？”伙计笑道：“邵小姐，我是好意，你愿意在这里待着，你就在这里待着吧。”说毕，就走开了。宝珠索性向里走，穿过一个院子，走向祝长青所住的院子里来。院子里的雪，堆得有一尺来高，宝珠不愿踏雪过去，绕着迴廊，走将过来。这样的寒天，各人的屋子，当然都是紧紧的将门关闭着，祝长青的房门，也是掩着只有一条缝，却听到有人高声在那里说话，他道：“我说了这些话，你相信不相信，我也是个青年，我也需要爱情来安慰我这枯寂的人生。然而到现在国亡无日的时候，我们青年，必定要离开爱人的怀抱，多少为国家出点力。你想，人家在战场上流血抗敌的兵士，死了就死了吧，没有死的，头上飞着炮弹，脚下踏着烂泥，身上染着尘土，无日无夜的守在战壕里。我们在后方的人，在家里就扒在桌上写妹妹我 爱 你 的 信，出去了，不是在电影院里，就是在咖啡馆里陪着一位胭脂花粉的人儿说笑。中华民国是在前线当大兵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就听到祝长青答道：“你说了我两个钟头

了，也够了，我纵然谈爱情，也没有卖国，大概也不犯死罪吧？”那一个人道：“不犯死罪，你只管谈爱情，也和卖国差不多。你想若是大家都谈爱情，都去找乐子，这国家的事，应该交给谁？你那个爱人她不遇着我就罢了，我若遇着她，要很严厉的教训她一顿，这种国难临头的时候，女子要麻醉青年，那和私通敌人的罪一样大。”祝长青在屋子里笑了起来道：“早上你又没有喝酒，怎么光说些醉话？你有事，你请便罢。”那人道：“今天是星期，我知道你的爱人要来，我已经告诉了茶房，若是她来了，就说你不在家。”祝长青道：“你这人真有点岂有此理！你作兄长的人，决没有这种权力，可以干涉作兄弟的谈爱情。”那人道：“我本来不应该干涉你，但是我叫你加入义勇军，你不去，叫你加入救护队，你不去，叫你加入募捐大会，你也不去。你对我说，当学生的人能读书，就是爱国，我也信了，但是我来找你五回，三回和爱人去玩去了，两回在家里写爱情信，这是读书呢，还是爱国？”这一遍话说过之后，屋子里默然了。宝珠站在廊檐下，只管这样听下去整整的站着，两个白脸庞让寒风夹着瓦上的碎雪吹了过来，涂上一层娇嫩的红色，真像熟透了的苹果。心里可就想着，向从来没有听到长青说过，他有个什么哥哥，刚才听了他说，兄长不能干涉他的爱情，这个人说话，又是如此的不客气，又决不是朋友。自己本待走了进去，和那人当面对质几句，然而听长青的口气，对我很是下坏，我决不能不顾他的面子，和他的兄长吵起来。这回暂且忍耐一次，事后再问问他，究竟是个什么人。只是这么大的雪，很不容易的跑了出来，出来之后，又见不着他一面，未免太不合算。有了，我到附近咖啡馆里去喝杯咖啡，

叫伙计打电话来请他去，这就可以把那个人撇开了。

她想着这个办法是很妥的，并不考量，转身就走。恰好那门缝大大的打开，卜笃一声，泼了一杯水出来，回头看去，门缝里还有一只手在外面，那杯水恰是泼在刚才所站的地方，这也不去管他，皮鞋橐橐作响，就走将出去了。由这里走上大街，只拐一个弯，便有家咖啡馆，找了一个小屋子，放下门帘，和伙计要了一杯热咖啡。伙计知道一个女郎来吃喝东西，当然是等人的，端了几碟点心和糖果在桌上，向后退了两步站着，就问道：“小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宝珠微红着脸道：“你和我打个电话到安乐公寓，请祝先生说话。”伙计道：“你贵姓？”宝珠道：“我姓邵……不，你就说是姓张的找他得了。”伙计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他似乎已很明白这里面的原故。过了一会，他进来说：“电话打通了，请去说话。”宝珠走到屋子外来接电话，那边果是祝长青，说话之后，他知道了是宝珠，并不问为什么不到公寓里来，却道：“有位同乡家里，发生了点事故，我马上就要去看他，怎么办呢？”宝珠道：“哦，同乡家里有事，姓什么的？”祝长青道：“姓张。”宝珠道：“有什么事呢？这样大雪的天，要你跑。”祝长青道：“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什么事，你可以早点回家去了，外面很冷呢。”宝珠在电话里格格笑了起来道：“这倒要你惦记着我呢！对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你既要出门，恕我不到公寓里来看你了。”电话里顿了一顿，长青道：“我昨天写的一封信，你收到了吗？”宝珠道：“收到了。可是……再谈吧。”说毕，把话机挂上，就回到小屋子里去了，桌上放着的一杯咖啡，水面一点热气也没有，用那小匙子，挑了一匙子，放到嘴里，冰冰凉的。伙

计见她用茶匙子在杯子里搅个不休，便问道：“小姐，这个凉了吧？要不要换杯热的？”宝珠手里拿着小茶匙子，依然不断的在杯子里搅着，伙计问她的话，她就在鼻子里哼着，点了点头，伙计以为她认可了，就新作了一杯热咖啡来，宝珠一抬头道：“怎么你又和我来一杯？”伙计道：“我问你来看，你不是说再要一杯吗？”

宝珠点点头道：“好吧。”于是一人坐在屋子里慢慢的喝着那杯咖啡，不知不觉的，也就把那杯咖啡喝下去了。伙计料着她是不会再喝的了，就拧了一个干净手巾把来，宝珠接了手巾把，且不擦嘴脸，向伙计道：“给我再来一杯，热热的。”伙计听说果然又倒了一杯咖啡来，心里可就想着，这位姑娘有点奇怪。宝珠坐在屋子里，又拿着小匙子，一杯一杯向嘴里送了去，茶匙送着不停，人也不抬头，等这杯咖啡又喝完了，伙计不打手巾把了，索性走过来问道：“小姐，你还要点什么吗？”宝珠偶然抬着头看到门外壁上挂的大钟，已是十一点有半，便摇了摇头，伙计以为这个人有什么神精病，不敢多招她，说了多少钱，闪着站在一边。宝珠会了帐，将大衣皮领子扶起，又是一步一步的在大街上走着。这个时候，大雪已停，街上店铺里的人，纷纷出动，将门前的雪扫去，宝珠只挑那没有雪的路走，自己忘了是该到哪里的。

及至猛然抬头一看，却是安乐公寓那条小街上，自己心里不免好笑起来，心想：祝长青分明听了朋友的话，拒绝我了，我还是向他这条路上走，女子真是痴心咧。她如此想着，不免犹豫着未走。却见两个西服男子，穿了獭皮领子的大衣，各在肩膀上挂搭着一双溜冰鞋，那鞋子胸前一只，背后一只，倒仿佛乡下人背的马褡裢子。这一对人过去，又是一